

## 花痴

周传奇

阿强上有三个姐姐,下有两个妹妹,她们大都喜欢养花种草,那时的他就像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那样混杂在女人堆里,乐此不疲。

“小强,过来帮一下忙!”姐妹们一声召唤,他笑呵呵地跑过去,填填土、浇浇水、搬搬盆,甚或上山采采花,下地薅薅草,每天就这样逍遥自在,快活无比。

“儿子,成天与姑娘们混在一起养花种草,我看天长日久,性格也会变得软弱,哪有男孩子的阳刚之气?”面对阿强妈,阿强他爸沉着脸很不满意地责怪道,似乎他的“花痴”是她溺爱、娇惯的。

“你这种态度让我委屈死了!你是知道的,我也经常训斥姑娘不要使唤他,规劝儿子不要凑近掺和,他却听之任之,小时候我们看他与姑娘们一起娱乐好玩,如今上了高中面临高考,如何又能说得?再说养花种草也不是见不得人的丑事,况且他的学习成绩也没落下,我想时而提醒一下就行了,不必太过焦虑了,孩子他爸你说呢?”阿强妈低头轻言细语地吐露自己的难处,偶尔也瞟一眼丈夫的脸色。阿强他爸忧心忡忡地吸着烟,皱着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,心想是那么回事,释然了也就无话可说。

话虽不便多说,却在阿强他爸那

里有个心结,如鲠在喉,难以下咽。原来是这样的,阿强与阿勇是一对同龄的堂兄弟,从小玩大,一起上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。阿强学习之余,只是专注于姐妹们的花花草草,养花种草轻车熟路,却不擅长人际交往,众人戏称“花痴”。而阿勇有眼色会来事,学习也好,能说会道,交际面广又有人缘,众人美言“才子”。乡亲们谈及两个后生,高下立现,让阿强他爸很没面子。

三十年河东,四十年河西,世事难料。一晃就到了高考发榜的日子,阿强与阿勇同被一所大学录取,阿强是行政管理专业,按惯例毕业后可以分配到政府部门,而阿勇呢,是农业种植(殖)专业,毕业后自然分配到林业局。乡亲们得知后,连连夸赞阿强他爸有福,真是祖上冒青烟了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。阿强他爸邀请左邻右舍的乡亲来庆贺。那时流行放电影唱大戏,阿强他爸连办了三天升学宴,轰动了十里八乡,家喻户晓,人人皆知,可谓扬眉吐气,令人刮目相看。

大人们喜气洋洋,然而两后生闷闷不乐。原来阿强想的是阿勇的专业,阿勇想的是阿强的专业。现实真是鬼使神差,令人莫名其妙。好在两后生关系好,互相劝慰、鼓励,就这样带着乡亲们的期望远赴外地求学。



(网络图)

学习期间,同一学校不同教学楼,平时往返学习的路上,或周末节假日,他们还是可以聚集一起叙旧畅想,每每谈及令人无奈的专业,无奈苦笑摇头。只是有一天,他们聊着聊着,阿勇突发奇想,何不向学校申请调换专业,不妨斗胆投递申请书试试。

他们说干就干,申请书递上去不到一周,双方的老师经过谈话、了解,逐级上报,并得到学校的讨论、研究和审批,一个月后,阿强和阿勇终于迎来了心仪的专业。他们在学习上比翼双飞,双双圆满完成了学业。

阿勇顺利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,如鱼得水的他不到10年就走上了部门的领导岗位。阿强先是分配到林业部门工作,前期坐机关上传下达,觉得无聊没前途,后来干脆辞职下海,在乡下开辟了一片上千亩的花

园,默默耕耘,自得其乐。

众所周知,从小就喜欢花的他,如今做自己喜欢做的事,能尽心用心吗?每每遇到养花的难题,他无法向身边人请教时,就掏钱订购了花卉杂志,或上网搜索,自学各种花卉的品性和种植要求。随着时间积累,他阅读过的花卉书籍,在家中角落里堆积了近4米。就这样,为了创业养好花卉,他没事就到花卉市场上看花,几年间仅买花就花了十几万元。花卉的品种也逐渐从单一类发展到上百类品种。

20年后,阿强不再被人戏称,而是名正言顺,响当当的“花痴”。他的“花千禧”研发公司做得顺风顺水,资金上亿,成为当地龙头企业。而一向被众人看好的阿勇,因一起安全事故失去了令人羡慕的工作,好在阿强念及旧情,聘请他为公司的销售经理。

## 怀念那只“小馋猫”

李柏林

小时候,平日里大人都忙着干活,小孩忙着上学,大家都没什么吃的。只有在年底,人闲了,日子空了,肚子也空了,于是想着法儿找吃的。

姥姥会在寒假的时候做各种美食,炸肉,炸鱼,炸丸子。我最爱吃的,便是酥鱼。

姥姥会嘱咐姥爷买最大的鱼,因为害怕我被鱼刺卡住。鱼洗净剥成块状,放些盐,再裹上一层鸡蛋和面。待油热后便下锅,听着锅里“噼里啪啦”的声音,我在门旁趴着咽着口水,像一只可怜兮兮的小猫咪。姥姥也心知肚明地说:“这一锅我炸得老一点,你再拿。”

然后她会挑鱼背上的鱼肉给我,那里的刺最大,也容易挑。刚出锅的酥鱼,别提多烫了,我用两个指甲夹着,边吹边吃。

姥姥把炸好的鱼放在篮子里,我还总是偷偷抓两把放进兜里,藏在门后慢慢吃。

除了买鱼,村头总有人吆喝着拿米换苹果。姥姥总把换来的苹果藏在米缸里。

等到大人们出去干活后,我就在米缸里“大浪淘金”。淘到苹果后,我再把米缸里的米用手抚平,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

后来,酥鱼和苹果越来越少,姥姥也觉察到了不对劲。不知道是野猫,还是老鼠,嚷着让姥爷去买药,

还把这些吃的都挂在了屋顶上。我像一只小猫,跳上椅子,爬上桌子,就是够不到。而我也不能让他们发现,我就是那只“野猫”。

没有了鱼,也没有了苹果,我又开始寻找新的方向,于是,我瞄上了厨房的方便面佐料。我让姥爷给我倒一杯热水,那时候家里用的都是瓷缸子,还带着盖子。我把方便面的调料包挤在里面,然后盖上盖子,不一会儿一杯方便面汤就做好了。我拿着瓷缸子坐在火盆旁,一边烤着火,一边咂着嘴,那感觉,跟现在喝奶茶差不多吧。

而我最离谱的一次,是姥姥为了让过年时,自己炒的菜好吃一些,买了一袋味精。味精的味道,有点甜,有点咸,一点点就能回味好久。既可以满足我的偷吃,又不易发现。我拿了纸,包了一点点,便去村头玩。我还分两粒给小伙伴,嘱咐他们慢慢体会,不能嚼,嚼就失了灵魂。他们吃得上了瘾,都来找我玩,一盒炮只为换几粒味精,我也因此成了村里的“孩子王”。

那时的时光太慢了,我们放一粒味精在舌尖,便可以开心一整天。时至今日,我仍能回忆起那些食物的味道,以及那透过门缝洒进来的阳光。

如今,我再也不会为了一点食物藏在门后了,可我却如此怀念那只偷吃的“小馋猫”,它曾经的梦想就是一块酥鱼,便觉得拥有了世界!

## 母亲的手

余秀琦

母亲的手长得很好看。十指修长,皮肤白皙,就连指甲上的“月牙白”形状也好看。粉色的指甲搭配月白色半弯,让整个手呈现玉的质感。

有人说,这是一双拿笔的手;也有人说,这是一双弹钢琴的手;更有人说,这是一双插花绣朵的手;却没有人说这是一双拿锄把的手。

命运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。城里出生的母亲,上过学堂,却为了有口饭吃,下乡成了地道的农民。

母亲用这双好看的手养育了九个子女。在那个一穷二白食不果腹的年代,为了养育这些孩子,母亲付出多少艰辛,用脚趾头想也能知道。母亲宁愿自己节衣缩食,也想设法不让自己的孩子饿肚子。山上的花儿菜、地里的荠菜、水边的野芹菜,一切可以食用的东西,到了母亲手里,都变成可口的吃食。出锅的馍、蒸熟的红薯、焯水去涩的野菜汤,我们个个小嘴吧吃得特香。

母亲用这双好看的手建成一个家。取土、和泥、制坯、翻模、晒坯……一砖一瓦都是母亲带领家人衔泥般筑就。房梁、椽子、檩条,几十里山路,母亲跟哥哥姐姐肩扛脚挪背回家。母亲伸开双翅,把她的孩子护卫在她爱的双翅下。从小以为房子就是家,长大后才明白,护我们周全的母亲,才是我们遮风挡雨

的家。

母亲的手让田地结出硕果。虽说“庄稼活不用学,别人咋着咱咋着”,可想干好,年年多打粮食却不简单。母亲沉下身子,虚心向有经验的邻居学习,摸爬滚打中,硬是把家里的责任田地侍弄得风生水起。

母亲的针线活也非常出色。花样、纳鞋底、绣鞋垫……这些都太稀松平常。一匹布,一件样衣,母亲见样学样使剪上针便能一模一样地缝制出来。要知道母亲并未学过缝纫裁剪。肩要多宽,袖要多长,要放多大摆,母亲心里都有数。母亲做衣是用手拃的,母亲的手和眼就是尺。那时候母亲的衣服都是自己做,偶尔也帮婶子大娘做,却从来不收钱。

如今妈妈的手已粗糙结满老茧,双手也不似从前灵便。走过八十九个春秋,母亲如一株扎根泥土的红柳,用她的坚韧撑起一片蓝天。面对命运的刁难,不等不靠不抱怨,心中有方向,手上有力量,她用顽强改写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命运航向。经她手养育的子女后代有三十余人,个个勤劳、善良、有担当。如今母亲虽已高龄,依然目明耳清,依然坚持自己洗衣做饭。用她的话说,有手有脚饿不着。

命运不公,用手扭转,母亲做到了。母亲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。